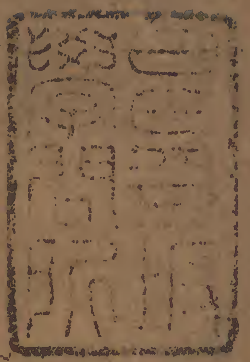


隱峯聖史別錄

全



| | | | | |
|---|---|---|---|---|
| | | | 五 | 漢 |
| | | | 一 | 書 |
| | | | 〇 | 門 |
| | | | 二 | |
| | | 四 | | |
| | | 一 | | |
| | | 六 | | |
| | | 八 | | |
| | | 九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 三 | | | 五 | 漢 |
| 函 | | | 一 | 書 |
| 三 | | | 一 | |
| 四 | | | 九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119 |
| 冊數 | 1 (1) |
| 函號 | 286 216 |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隱峯野史別錄

壬辰錄

萬曆壬辰夏四月、日本賊大舉入寇、先是十年前、粟
谷李先生珥與鵝溪李山海、東崗金宇顒、西崖柳成
龍諸公同入經筵、栗谷啓曰、國勢不振久矣、前頭之
禍不可不慮、請養兵十萬、都城二萬、諸道各一萬、以
備緩急、不然而怙恃度日、玩愒成習、一朝變起、不免
駢市民而戰、則大事去矣、左右無一人贊揚、西崖至
以臨事好謀沮之、及退、西崖謂栗公曰、方今太平無
事之時、經席勸勉、當以聖學為先、而軍旅非急務、公



有何所見而不與吾輩相議、經自陳達若是耶、粟谷
曰、俗儒何知時務、笑而不答、鵝溪曰、而見成龍誤矣、
叔獻字珥豈無所見、餘皆默然、粟谷顧謂之曰、諸君何
無一言以定其可否、粟崗曰、此非吾輩所敢論也、不
知而言、古人以為何如、鵝溪曰、肅夫字顯可謂謹慎
君子也、相與戲笑而罷、未幾癸未年北邊有胡亂、廟
堂大臣不知所為、粟谷以兵曹判書擔當規畫、僅得
事定、當時朝臣庶幾覺悟、而尚不知悔、反以專擅國
柄、驕慢上、其志將欲何為、等語、詆粟谷、使粟谷不
得接跡於朝、甲申正月、粟谷卒、後當途者惟務逢迎、

後
偏黨、又陷於逆賊術中、以鹿屯屯田海西、蘆田徒民
王非子孫推刷為能事、八道人心大叛、怨極呼天、兩
南沿海鮑人為守令所侵、逃入日本、如康津沙火同
者、處處有之、朝廷不以為憂、後五年丁亥春三月、日
本賊十六艘自嶺南外洋直到興陽、損竹島、谷鎮列
邑舟師結陣、互相望處、惟怯、遂縮、惟鹿島萬戶李大
源進戰、為賊所圍、力竭勢窮、舉旗招投、諸將皆不救、
大源遂死之一、舡陷沒、惟鹿島永卒孫大男僅得生、
其夜賊不知所去、絕無形影、朝野震、即出防禦使
左右助防將蓋平秀吉、殺君篡立、乘其威勢、欲求路

取

威

我國侵犯大明先以沙火同為嚮導遣若于舡嘗我
國兵力之強弱也時寶城郡守柳春發與賊對陣之
際春發托以猝得狂疾夜則食飲晝則全廢人知其
為佯狂監司聞之欲試其真偽移開于本郡曰郡守
柳春發自備邊司入啟移授靈光郡守除朝辭急急
赴任春發因晝夜馳進監司始知其詐即聞于朝春
發因被拿鞠以此推之其時諸將規避進戰之狀際
可想矣是歲九月平酋遣使求和戊子春平酋又遣
對為島倭橘康光未求和親己丑春平酋又遣使諸
通信使我國以年年入寇責之平酋即執沙火同及

賊倭信三甫羅賢時要羅望古時羅等遣僧玄蘇平
義智等抑^押未獻之曰前日侵犯皆此輩所為非我所
知且刷還舊歲被虜人孔太元等百餘人誑誘我國
於是朝廷動色相賀以為南邊自此無憂議遣通信
使上命二品以上議可否惟韓興李公山甫以為不
可海原尹公斗壽以為奏聞然後可遣西崖主論以
黃允吉為上使金誠一為副使許幾為書狀官回謝
越明年庚寅春黃允吉金誠一許幾等自金山越海
三月而入日本國都入國都五月而始見平酋傳國
書□四日而出都出都二十日而答書至其書曰將

一超直入大明國為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
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
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後進輩者不
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
脩隣盟也云云此書初有閣下方物入朝等語允吉
等貽書玄蘇請改六字則蘇即馳啟改閣下方物四
字入朝二字則不許曰此朝字非特貴國也乃指大
明也允吉箴以其言為信惟誠一不以為然與玄蘇
往復論難蘇猶不聽明年辛卯黃允吉等與倭使玄
蘇平義智平調信等偕來玄蘇義智由是嶺調信由

竹嶺分二路入京允吉箴及一行上下大小人皆以
為賊必大舉獨誠一謂賊萬無未理平酋亦是廣常
底人物廟堂以誠一為善俠陞堂上悉罷防備諸事
允吉所帶軍官黃進不勝憤懣於眾中揚聲大言曰
以黃許之愚者賊情尚能知之况以誠一之慧黠豈
有不知之理乎此不遇書契中多有犯上國不道之
語而無一言受未故誠一恐其得罪巧為如是之言
寧陷於不知之地其心固測矣欲止疏諸斬而為人
所止抑蓋誠一之留日本也與黃允吉許箴論國分
寺被辱答客難論觀光論拜庭下堂上副官請樂入

都出都倭人禮單志等七書、往復論難、其答玄蘇前
後書、力爭閣下方物入朝六字、答宜慰使對馬島主
兩書、極言大明之不可犯、辭語痛切、誠一之得名善
使其以此也、然答宜慰對馬兩書、非真答、乃擬作也、
有目者無不洞見其心、而當時滿朝諸臣、徒知偏黨、
不許、宜慰對馬兩書為擬作、大言誇張、反為之善使、
識者皆以為大人諸名士、反不如一武夫黃進相與
唾罵之、四月重峯自沃川遣子完堵遣平安監司權
微、延安府使申格書、勸以浚濠完城、豫備戰守之備、
權公見書大笑曰、黃道海平安道、豈有賊未之理乎、

汝翁皆以妖妄目之、歸語汝翁、慎勿復出此言、申公
然其言、因大修城池器械、時朝廷疑賊未寇、通信使
未還前、分遣各道、助防諸將、預為防備之策、及信使
還廟堂、偏信誠一之言、悉罷防備諸事、一日上與
大臣及備邊諸宰臣論奏慶有否、西崖所對如前、餘
皆不言、自上遂定議、奏聞、令黃廷或草奏本、詳載
賊情、西崖力請刪去通信一款、以諱之、順付於賀節
使金應南、報于禮部、應南曰、如此大事、順付似為未
安、且通信一款、不及於奏本、中何也、西崖曰、通信日
本自古有之、雖不奏聞、於義何害、然終當別具奏聞、

矣續差韓應寅別具奏聞後南邊將吏奏我國與倭通而天朝大臣有欲問罪我國者與重峯一一符合而以其先為奏聞故天朝大加褒獎仍賜銀絹頒賞主奏聞諸臣時尹海原謫配洪原上念海原請奏即日放還復有言者量移海州於是西崖海原諸公皆得銀絹蓋奏聞一事專出於重峯而西崖海原無一言推讓反以為自得大臣無廉耻如此國安得不亡乎明年壬辰夏四月平酋大舉入寇十三日渡海陷釜山翌朝進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廟堂罔知所為相顧錯愕面無人色到此地頭重峯之言庶

幾歎服而西崖無一言及之推曰叔猷真聖人也吾輩當不免萬古罪人矣平時叔猷請備十萬兵吾意以為迂而沮止之到今有大悔咄咄不已上思海原特召之日再三問其至於是申砬李鎰不得已括出市井年少不知操弓者數千人駟而南下上大怒曰為金誠一所誤國事至此其令誠一急下嶺南禦賊誠一惶恐即日發祖程上不勝憤怒後數日令禁府都事李逆還拿誠一未致闕下時誠一自湖西由金州南原雲峰迂下嶺右通自京直下至嶺界路塞不得達而還賊棄勝長驅列邑望風奔潰無一處

李通

交鋒賊至而州李鎰軍潰而走賊疑我軍遮截島嶺
玄蘇移書誘我曰送李德馨則約與和好而退廟堂
大喜即送德馨未至嶺界申砒敗死德馨遂奔還時
訛言騰播或以為三輦自嶺東已入都城或以為鄭
汝立為王吉三峯為改丞或以為李德馨為王或以
為鄭汝立吉三峯入日本請倭而未中外洶洶上
疑其為逆賊決意西行自內質白金繩鞋諸物都下
益騷動殆空杞城府院君俞泓以為人君當危難鎮
靜是務不可先臣民搖動上書極言上曰當州卿
言既而忠州敗報至二十九日海原自海州入京聖

日 上離海原因陪駕至東坡館 上引見曰卿兄
弟勿離予死生以之因解佩囊賜之先是數年前都
下有京畿監司雨裝直領大月未日之謠樵童牧相
與呼唱而行人莫知其意也是日雨以京畿監司直
領如聖體三十日晦乃大月未日也五月初一見
上留松京即命放還鄭徹有旨曰知卿素有忠孝大
節可急赴平壤與俞泓李恒福等同護王子是日
上命招城內外居民耆老等慰撫之因問曰予有何
失人心而至於此耶汝等無隱悉陳諸老伏地流涕
曰時運所致聖上豈有失人心之事乎但鄭徹以清

名直筋、久在謫中、請速^速放還、初二日、上留松京、是日有邏卒直入、上前大呼曰、李德馨為王、上變色良久、謂左右曰、李德馨其如是乎、俄而德馨至、官史急告曰、李德馨未到門外矣、上大驚、與諸大臣及德馨相持痛哭、初三日、賊自東大門入城、是日上進駐平壤、史官金善餘焚起草、乘夜逃走、其餘臣僚亦相繼而逃、其時氣象、舉此可想、於是賊分兵列陣、但後守浦、後守何遠、對馬守陣小公主洞、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陣明禮坊洞、大谷部少輔吉絳、陣墨寺洞、增田右尉門尉吉盛、陣鑄子洞、前野但馬守陣好

掃

賢坊洞、加藤遠江守陣長明庫洞、備前國羽柴宰相豐前家守利陣、卿士龍家、富川紀伊守大字喜多在、京高毛花房助兵衛江原兵庫守明石揚部頭陣京陵洞、長盤紀伊守陣西學海、羽石石近助陣水閣洞、花房志摩助陣桂林君富家川玄番允陣古隱墻洞、黑田斟解由金山、黑田甲斐守生駒雅樂頭慶尚道、毛利耀全羅道、大村常陸守蜂須賀阿波忠清道、富民田少輔小川早隆、景黃海道、森昔政守江原道、加藤主計頭威鏡道、小西攝津守平行長平、義智平調、信玄蘇等平安道、時全羅監司李洸領精兵七萬陣

錦江聞訛言遂傳令各陣曰己未及矣其罷陣於是
 諸軍一時散還祠與歡呼鼓舞曰新王即位監司亦
 將被召上去矣其時光州牧使權慄陣板睦見諸公
 退還令其軍曰各陣雖罷吾軍不可動搖若有一卒
 逃者領將以下皆斬遂與參謀官前萬戶朴大壽馳
 到錦江大言貴洸恭仁居武人白光彦方在草土中
 聞變帶長劍馳進請洸君父播越則為臣守者挺身
 赴離可也公聞道路云言以為已未及矣令各陣罷
 兵是何意也設使真言公其事之乎癸劍而前洸流
 涕謝罪即令諸軍還聚軍已潰散無可奈何與權慄

未起不或末字

白光彦等同下全州以謀再舉於是長城居前王
 子師傳鄭雲龍光州居進士朴宗挺生負柳思敬等
 抗疏陳李洸逗留不臣之狀令武人朴希壽遣連于
 行朝時海原為左議政海原乃宗挺之妻從兄也
 宗挺移書海原曰本道監司若自行朝除送則旬
 月之間未易出來道內守令中惟光州牧使權慄有
 瞻略此外無出其右者時人心潰亂內外洶洶皆以
 為國事無復可為土賊處處蜂屯聞趙重峯起兵於
 湖右金健齊起兵於湖西李舜臣鄭運以舟師大捷
 於開山人心始定五月二十一日重峯分檄于湖

嶺召募義旅應者雲集而巡察使及列邑守令以為不利於官軍多方沮撓重峯乃往見巡察于公州力言乃居臣天義巡察不湯已勉從數日之內應募者近千人安宗道之子世獻素悖炭無行亂初多殺我國人剪去頭髮作佻形以要功重峯倡言其罪世獻怨之乃說巡察曰公擁一道兵馬而曾無尺寸功趙某則奮起於放逐之中先公着鞭趙若得志則必治功逗留之罪竊為公危之巡察然其言乃文移列邑囚繫應募人父母毒子又使青陽縣監任純以卒百餘人劫義旅囚公州獄純不從焉以此既集者還散重

峯貽書巡察大責之因往湖右招募不籍於宜軍者千六百人乃以八月一日直擣清州進薄西門外與僧將靈圭合勢終日力戰賊勢窮蹙我軍羽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戰士寒慄好嘆曰古人云成敗在天僧然乃鳴金小退是夜賊遁去有一女自賊中來告曰賊徒望見軍文莫不失色曰此義兵冒宛死直前少無摧挫之氣不可與爭鋒乃燎火樹旗為疑兵盡燒其屍已空勞宵遁矣重峯乃諸防禦使李次曰米粟數萬石分賑窮民牛馬數百頭分授各里以備耕種之具次耻其無功乃曰已與巡察之議

不可留此為賊再據之資、悉焚其穀布去、重峯乃還、
則軍中^只餘糲米數斛而已、計無奈何、遂許諸軍、各
還其家、治禦冬^之衣、將以^未寒前、沃意勤、王行到
溫湯、則^之察恐入、行朝盡發其沮撓之狀、乃使重
峯幕下士張德益等說曰、吾始與公相驩也、今有細
人^之云、與公有隙、吾亦覺悟、今已悔恨、且西原之戰、
已知公為國之忠勇、今則^失與公死生以之、願故人
釋此小嫌、期成大功、今聞錦山之賊、自招討戰敗之
後、益復猖獗、將有侵軼兩湖之勢、若然、則國家更無
中與之望、公從行士卒亦必內顧而搖、豈能安心北

行乎、不如同討錦賊、後并力勤、王亦未晚也、將士
交謁更諫、咸謂兩將和調、乃能濟事、今與^之察攝隙、
事將不利、且國家區域、盡為賊據、只有兩湖尚完、莫
如先滅此賊、然後治兵西上、乃計之得也、重峯然其
計、乃還公州、又與^之察議不合、蓋^之察只欲沮重峯
之行、而^實無意於同事也、將士之還家治任者、皆被
^之察所囚、又有七百義士、願從重峯同死生者而已、
重峯初破賊、即抗疏于、行朝論事、世獻又說^之察
曰、今聞趙某疏中、大詆令公云、此疏若達、則必得重
罪、^之察乃遣腹心^之韓從托稱檢督舟師、禁士子登

舟以沮尼之、陪疏儒生全承業洞知其情、乃示以疏
本實無關涉、察語從、乃許登舟、而士子金止男等
疏章、則以直作其擁兵自衛、沮壞義旅之罪、故竟不
得達、至是又多方沮撓如此、車中莫不憤惋、
愚竊嘗思之、丁亥辛卯數年、先生伏闕控章、大略以
為請勿通信日本、斬其使、送于天朝、移檄琉球、南
洋諸國、諭以源氏舊臣民、喻以利害、激以忠義、則倭
奴必內相貳、諸國必同憤疾、天兵整飭水軍、羅絡
東南、多方脅之、平酋立國、日淺、不免左右顧慮、必不
敢輕動、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者、就令能

未采必不能大舉深入、宗社滔天之禍、決不至是、烈
也、嗚呼、當時滿朝卿相、不及韋布之士、無一慮及於
此、先事而言、若合符契者、唯先生一人而已、及乎變
作之後、廟堂之上、環顧錯愕、面無人色、八路關帥、
列鎮諸將、投竄山海之間、覩面輸生、唯權慄、李廷諫、
李舜臣、金時敏、或以嬰險、生金城、或曰蒙衝、却賊、皆以
主待客、置之死地、一時幸會、僅能成功、若夫孤軍無
繼、予之生地、駘疲兵、擣虎穴、摧陷堅城、一蕩腥塵、則
亦唯先生一人而已、料敵制勝、古人所難、而先生能
之、一時文武名人、素負材望、而笑倭先生者、舉不免

口其後矣、然則向之謂先生非人材者、果是耶非耶、
士亭嘗以先生為適用之材、士亭先識、可謂度越常
情、^真知人者矣、抑又思之、當先生請斬倭使之日、使
朝廷果能主用其策而卒之、平倭大舉入寇、以致壬
癸之變、則凡平日仇疾先生者、咸攘臂大言、以為國
家為狂漢所誤、激怒以致寇賊未入境、必先殺先生、
孥戮^亟頭以說之、舉一世人人、無不歸咎於先生矣、
然則先生之高識壯烈、何由而見、國家華衮之典、將
何所施、後人誰肯為先生歆艷、若是哉、意者天必使
先生不容於時、死留名於後、使天下後世、知我國

有如此人物、以扶植吾東方、萬古綱常、撐柱無窮也、
歟、噫、自古聖賢、舉夔伊呂以後、上下數十載之間、無
一人見容於世者、^則初不足為先生今日也、^恨然彼
古之所謂不容於世者、其始也猶未嘗不一時顯^顯皇
於世、而終為群小所陷也、而先生^則自釋褐以來、二
十六年之間、曾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華斐羅
織、無所不至、或廢棄田野、或竄逐嶺外、必欲殺之而
後已、至於死節之後、^如嗷者猶不止、至或謂先生之
死為釣名也、後乃變其說曰、趙某不過一忠臣而止
耳、其學問則空疎、無足取者、噫、自有宇宙以來、曾見

嗷

有一人釣名而死者乎、夫所謂釣名者、以其舍小利以取大利也、今先生之死也、父子膏血塗于草野、三孤子、凍餓流離、人間禍酷、可謂慘矣、先生於死、有何所利而謂之釣乎、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設使先生真為為名而死、三代以下、猶恐不好名、而況先生乃三代上人物、取舍魚袋之判、只以求吾心之所安、以全吾天而已、初不為名者乎、且世所謂學問者、異何事耶、一言一行、動得禮法、忠孝大節、無愧于古人者、不得為學行之士、而從事記誦、只資口耳、為談性命、靜言庸違者、乃可謂學問乎、此尤無倫無理、不滿

噫

一笑、真所謂得其惡言、不足怒者、此蟬大樹之撼、多見其不知量也、應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嘗觀先生丁亥疏、有曰、竊竒宇宙以來、愠于群小者、未有甚於賤臣、其言誠可悲、而其情誠可痛也、愚每讀至此、未嘗不掩而歎、繼之以流涕也、後之人其有感於斯、而與我同一悲痛者乎、今於編末、憤筆書之、

露梁記事

露梁在南海前洋、統制戰死時、宋希立以偏裨代、令舟師卒成大捷、後為水使、統制使李舜臣與賊戰于露梁、死之、自鳴梁大捷後、舟師稍稍補完、天朝救

兵亦至、於是相與合勢、到營古今島、特倭將乎行長、
大陣在順天倭橋、其餘各屯嶺南邊邑及諸島、形勢
相連、公整齊舟楫、移屯羅老島、進退觀勢、問于宋章、
立曰、賊勢若此、何以取勝、希立對曰、賊已據倭橋、地
甚形便、前洋水淺、決難成功、抑有一策、目今天兵水
陸俱下、陸路已屯順天、若進迫倭橋、而舟師進據獐
島、以斷嶺南來路、使彼形勢不得朝接、則必不能相
助、設或欲來、彼此不相通、則莫以相投、待師老糧盡、
然後水陸俱迫、則可以成功矣、公大喜曰、此計正合
吾意、遂與天兵進據獐島、洋口、陸軍亦據其西北、

進退索戰、賊斂鋒不出、與嶺賊不得相通、如是數月、
賊勢果窘、而一日、天兵不知水勢、乘勝輕進、舡掛
為賊所焚、我師進救、過半得免、一日賊以大索潛置
浦口、我師挑戰、潮退始還、賊控引其索、加重浦鉢浦
戰舡為賊所礙、諸舡欲救、則潮已退矣、不得進救、兩
舡俱沒、然賊日窘、請和于公、願歸其國、公不許、賊又
請陳都督、都督許之、賊因請送人于嶺南、諸師與之
俱還、都督不禁、小舡乃出、公始知之、大驚、即與將仇
議之、希立曰、事已至此、無可柰何、彼之送人者、無他、
請救於諸賊、約其戰日、諸賊不久當至、若在此應變、

腹背受敵、我師必敗、不如移陣大洋、決一死戰、公曰、善、即言于都督、都督亦驚自責、兩師但蓐食潛發、則東賊已至於閩山前、洋觀音浦、整齊烏統、待我將發、時天未明、遙見火繩、點點如列宿、滿天、諸舡爭進、以其天氣昏暗、故舡上軍人皆放心、睨視賊炮、一時俱發、先進舡則軍人多死、因接戰、洋中軍皆奮力、賊乃披靡、都督亦力戰、令如風雷、時賊舡草於唐舡、都督被圍、公極力救解、希立與舡上將士俱奮死力、箭不虛發、賊死者無數、賊散而復合、賊已知希立所在、乃束丸齊放、丸中甲冑、橫祀額骨、希立仆地、幾絕、左右

告公曰、宋某中丸、公大驚、起立、丸中腋下、舡上驚惶、曰、使道中丸、希立聞之、乃起坐、則幸賴額破而不犯、腦漿、以此厲氣、流血被面、衣前盡濕、乃裂衣裹額、即上將坐、則公已氣絕、子蒼將哭、希立令將佐數人扶持、掩口止哭、解公甲冑、以紅氈裹尸、又裹以草苳、乃着其甲冑、掩坐苳上、伐勢、旗鼓促戰、益急、賊舡大敗、大砲所破、鈞引所沉、不計其數、餘賊引遁、追奔至外洋而還、遂發喪、各舡皆痛哭、都督亦哭曰、擬還朝、當以此君忠勇告于天子、剪今乃至此、惜哉、特我倭橋賊陣、待東賊合戰、徑自遁去云。

晉州叙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六月倭賊陷晉州守城諸將皆
死之先是壬辰夏賊分路水陸謀寇湖南一路至開
山島為水使李舜臣所破一路至晉州城為判官金
時敏所拒皆不得志由是賊當忿恨是年春天將
與賊連和京外諸賊俱集嶺南於是兵勢大熾賊酋
清正聞于秀吉請復攻晉州仍擊湖南秀吉許之六
月十四日清正合諸酋兵數十萬發自東萊直向晉
州時劉德紅兵統吳游擊惟忠在大兵駱泰將尚志宋
游擊大斌在南原王游擊必迪在尚州沈游擊惟敬

在賊酋平行長所宋經略應昌在京城劉繼紅移書清
正曰日出毀我屬國兵禍結上皇赫怒特命節鉞
分遣虎臣意圖盡戮長鯨永清東海邇因沈惟敬往
回面講日出遂能傾心解甲納款乞盟盡行退還引
類歸國又從釜山遣小西飛彈守久大夫叩天朝
俟命一念至誠深可嘉賞故天朝所遣百萬兵盡
止鴨綠江頭大將李某統兵二萬駐王京郭總兵某
李總兵某領二十萬駐遼東其副總集某及他諸將領
兵分布平壤開城者又才餘萬俱按不動恐一交鋒
便爽約議失我堂々天朝覆載度量不意汝等歸

二示疑朕十字

急不決復攻晉州頓背前約云洩舊忿夫朝鮮八道
士女橫罹荼毒者枕骸遍野懸首盈竿亦云慘極更
復何讎矧晉陽黑子之城何心以小嫌介意而失大
信於中國哉及今尚耳易慮改心撤兵東返則我輩
必不舉兵相加失信外國若復執迷兵難遂寢必發
烏尾福船構舩栢槽龍槽沙舩船銅鉸小舩海舩
八喇唬八槳等舩裝載百萬邀截海崖斷汝歸路絕
汝糧餉不待決戰爾將自斃島嶼片甲不還矣且關
伯與汝原是比肩爾等被彼穿籠俱聽駟使關伯既
慕天朝而納貢汝等何向晉州而復圍今日進退

之間利害所關非細三思自審免悔噬臍賊不聽沈
惟敬力說行長使止之行長曰今日之舉吾無所預
惟清正力主此議開喻百端不如先自空城以快其
情而已及惟敬還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韓孝純謂
曰晉州事急願老爺力救之惟敬曰彼因去歲失志
於此是以忿恨銳意再舉今無他策只令諸將一如
行長所言可也時官軍義兵俱在咸安等地倡義使
金子鎰謂諸將曰賊謀難測只攻晉州之說庸可信
乎夫晉州密邇湖南迭為唇齒若棄之去縱賊長驅
則禍必中於湖南莫若並力堅守以遏賊勢諸將不

應巡邊使李贛紅衣義兵將郭再佐自丹城經入山也左義兵將任啓英自泗川直還湖南守令諸將亦多散去獨倡義使金子鎰右義兵將慶尚道右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巨濟縣令金俊民海美縣監鄭名世左義兵副將泗川縣監張潤復讐義兵將高從厚及其副將吳宥熊義兵將李繼璉飛義兵將閔汝雲彪義兵副將姜希輔等各領兵未會及入城諸將幕下士無可用者聽其出去凡數十人惟鎰幕下子象乾及梁佐郎山瑋慶會幕下文進士弘猷從厚幕下吳字玘金內禁獬渾高參奉敬元等五六人不

尹當按鎰上志
脫十字

去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已入城議守禦牧使徐禮元不肯宗仁張目眦之曰義兵諸將今方未會輕易棄城者斬禮元惟怯人也遂不敢違七八日全羅兵使宜居怡助防將洪季男等未謂曰寒固不可敵衆即還出陳于雲峯時奮義兵將姜希悅以元帥令兼助防將帶數邑軍兵守求禮石柱棧道聞之奮然曰官軍謀避尚不可况義兵乎遂疾馳而表敵愾義兵將邊士貞聞事急遣其副將李潛行偏裨皆曰火賊將至規避者衆我等何故獨就死地乎潛不聽遂促兵進方居怡季男之出也城中之人無有同志及聞

尹當按七當
作小

尹當擬隨當
作隨

希悅等至莫不踊躍恐奮時千鎰軍五百慶會軍六
百黃進軍七百張潤李潛軍各三百繼理汝雲希輔
希悅等軍各二百餘合諸守合兵及本州兵民避亂
士女九六十七萬人李贇傳令從厚出與居怡李男等
合勢為外援城中將士亦多勸之從厚皆不從於是
分城而守以城南轟石敢為險絕賊不可犯惟東西
北三面受敵可虞令義兵守之黃進李宗仁張潤各
率數十人隨賊攻薄往來相救幕下諸生親持酒食
巡城餉士約束既定城中之人皆以死自誓十九日
天將與尚州牧使鄭起龍未審城池曰南有大江北

十

有深池實天作之地且劉總兵欲為外援自火丘動
兵前鋒已到咸陽遣我輩先詢云二十日沈惟敬移
帖來其略即向來所喻空城避鋒之意也是日吳宥
李潛與本州武士鄭國群等出城覘賊賊前鋒已入
州境二將策馬而去國祥等還報曰二將遇賊去不
復還必是亡是走也而二將各斬數賊而來城中鉞諫
或有拔劍而起舞者大將歎曰一城之人皆義士也
吾當告急赴援即與鄭起龍還始乎鎰自歲安未也
遣梁山瑋洪涵等賣書老師於劉縱書乃從厚所撰
言旨激烈繼以山瑋辭氣慷慨感動於人繼讀未

訖不覺斂社改容然終無出師意涵於歸路棄山瑋
走山瑋泣曰臨危苟免使主將獨陷死地非義也遂
單騎入城一軍皆驚二十一日辰時賊騎數千出
於東北山上俯瞰而去已暗又數百餘騎登北山列
陣耀兵俄而大軍繼至國城三匝不放一丸城中亦
按兵不動賊乃退自聞慶院至馬峴大陣凡三處其
餘小陣星羅碁而不可勝數二十二日賊進薄城下
自朝至晡鐵丸如雨城中拒之甚力賊乃退姜希輔
曰賊勢知此不可不遣死士求救於官軍令其幕下
林遇華鎚城而出行未及五里為賊所擒自後賊未

輒縛遇華置于前列以示之是夜賊又逼東門大喊
登城聲震天地進等血戰賊乃退禮元顛倒屬事失
指千鎰慶會議以張潤權攝州事城中懼喜義氣自
倍一日賊自西北隅大喊而來守陣者皆走城幾隘
沒進奮劍大呼曰今日吾得死所矣於是諸軍還集
亂射賊乃退賊又於東門外造山數仞俯而攻之進
亦對築高阜身自負石男女皆感泣助役一夜而成
遂用大炮中破賊窟賊乃退賊之作木櫃被以獸草
負戴而毀城進以大石滾下難以射炮賊乃退賊又
於東門外達二大木上設板屋放穴城中屋比延藝

烟焰漲空進亦設板屋半餉而成遂用大炮中破賊窟賊乃退時天大雨城隅頽圯賊大喊闌入金俊民力戰死之賊乃退賊投書城中其畧曰萬民入賊一時屠殺可慘將帥一人送其邦其餘安在城中可也如欲講和則脫笠三押書尾曰六月二十七日羽柴備前宰相豐臣秀家再拜云城中之書曰我國戰死而已而況天兵三十萬今方追擊汝等盡勦無道賊露臂叩之曰唐兵已盡退去矣遂築土阜於東西兩門外結竹為柵而放丸善希輔力戰死之又進等放火箭毀柵賊乃退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銃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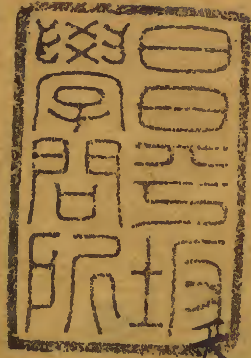
數十各穿堅甲推挽而進以鉄錐鑿城進等束火灌油而投之櫃賊盡死賊乃退二十八日禮元不謹踐更致賊潛來鑿城進等覺之殊死戰賊酋一人中丸而死殺死者亦千餘人進臨城俯視曰今日之戰賊尸盈塹可謂大捷忽有一賊仰而放丸中進左額而死宗仁斂瘞于麻田中時黃進張潤李宗仁金俊民吳宥李潛善希輔善希悅等皆稱力戰而進之忠烈智勇為諸將最一城甚倚重焉及其死也莫不洵懼二十九日以禮元代進為巡城將禮元脫笠而騎垂涕而行慶會怒將斬之而止昂以張潤代之未幾潤

亦中丸而死時東門城子因雨頽死群賊蟻附而上
宗仁等與其親兵捨弓矢持短兵將戰賊死殆盡賊
乃退賊之精銳又自西北間揮劍踊躍而至禮死先
走諸軍大潰咸集於真石賊遂闌入於是象乾梁山
璫扶千鎰文弘猷扶慶會吳玘金撈渾高敬元扶從
厚北向再拜赴南江而死山璫素善泅游千鎰曰汝
可以免努力更圖滅此仇賊山璫義不獨生遂與同
死宗仁希悅宥潛等十餘人奮劍斫賊抵死乃已最
後宗仁轉鬪至南江左右腋各挾一賊大呼赴水曰
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云七月初二日賊發白湖

南前鋒將六毛里鹿如未等一軍至河東一軍至石
柱有一賊酋為清正謀曰攻城十日精銳挫甚不可
以此得志湖南休兵為善清正然之即令撤回是夜
林遇華從河東道還遇華博通書籍兼有瞻略其事
軍中諸將皆重之每在輒訪焉乙未冬余見遇華於
光陽縣問當時事遇華陳述不差一二繼之以涕至
於嗚咽余甚義之約以他日相遇未數年病逝去余
聞晉陽之圍殆將一旬內守雖固外援不至力盡然
後見陷不窟且是役也賊死過當不得渡江而西則
其蔽遮湖南之

巡遠之匹也

噫諸將士明白死義者不一二而忠臣列傳及諸公
記事闕遺者多又未免以竽混真之議焉余於是時
年踰弱冠出入義旅聞知備詳故得丙申年間粗叙
首末以圖不朽而顧拙語荒詞意不通暢比得鰲城
日記參互考證則與今所錄大略相符謹因其文更
加刪潤名之曰晉州叙事九我同志勿以人廢言如
有所聞續為添補使精忠壯節不至於泯泯無傳此
余區區之願也



天啟丁卯孟冬既望牛山病罷安邦俊書

癸卯季冬上澣興陽縣鄉校開刊

己亥七月廿四日完

晉州北切方言僅罷中辰夫之醜錄

壬辰錄敘重峯有趙憲字汝式殉節後謚
曰忠烈事詳海東名臣錄晉州之役吾所傳
與西崖集一：相符是卷亦待之林過峯
所親歷何其言之迺庭至此蓋謂我師
必至者重峯而謂其必不至者西崖也重
峯正人其徒之言固似可信而西崖所記
亦有左證究不可廢也

辛未六月松嶠明復書於津島

館中

